

记录

父亲的“新闻关注”

赵柒斤

端午一回到老家，父亲就急不可待地问：“‘帝迫射客（DeepSeek）’是什么？”我凑近他面前说，它的学名叫“深度求索”，是一个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虚拟助手。比如，感冒了，只要输入症状，它立马就告诉该吃什么药；出门旅游，输入目的地，它就告诉交通、住宿及景点等攻略。

坐在一旁的大哥禁不住笑了，你回来就好了，每天新闻联播，老爸看到一条“新闻”，就打破砂锅问到底，弄得我相形见绌。兴许是大哥的提醒，父亲又问“太空算力”“中美关税战输赢”“马赫”“高超音速武器”等最近频繁出现在电视新闻中新“词汇”。我删繁就简地回答，父亲虽有点不满意，却也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。

父亲是名老党员，20世纪70年代，他曾以“高小毕业”的“文化人”和“共产党员”双重身份出任生产小队（村民组）“政治学习员”，在电视、收音机等影子也见不到的年代，父亲隔三岔五的晚上或雨雪天，就带领小队老少学习，大家静静围坐于他周围，听他逐字逐句地读着《人民日报》《解放军报》上的“大新闻”。为确保领学、带读不出差错，父亲总在集体学习前在家预读、练习，不识字的我对父亲表现出来的“文化味”相当崇拜，渐渐也就养成支着下巴、歪着脑袋静静听父亲读报的习惯。或许受此影响，身在智能时代的我，仍丢不掉每天翻报纸的习惯。

20世纪80年代，老家分田到户，父亲虽结束了“政治学习员”使命，可他关注“新闻”的初心始终不改。为及时了解、掌握“新闻”，他先买了两台收音机，台式的放家听，袖珍的随身携带，晚上睡觉放在枕头边，主要收听中央台《新闻与报纸摘要》、省台《全省新闻联播》和天气预报，哥哥和我想听单田芳的评书都趁父亲下地干活期间偷偷换台，收听结束便迅速恢复原状。1985年春节前，村民组第一台黑白电视机“落

户”我家后，父亲便把收听“新闻联播”换成收看“新闻联播”，无论农事多忙，每天央视的新闻联播、天气预报等都是他必看的保留节目，一天看几遍也不烦……

种了一辈子庄稼、年近九旬的父亲，极少观影追剧，更不会摆弄智能手机和操作电脑，可从电视上及时了解全球发生的“大事”和地方上的“新闻”，父亲从不甘人后。搬到镇上，父亲每天从客厅大屏幕背投上了解“新闻”仍觉不过瘾，回到卧室，他还要盯着32寸的网络电视“温习”。母亲在的时候，两人每天一起看新闻时，分享“神舟系列”飞天、“嫦娥”探月等航天成就喜悦时，父亲往往像打了鸡血般兴奋；两人有时为一则地方社会新闻争得面红耳赤，活脱脱两个“老小孩”。我周末回家，母亲就“告状”，帮她讨回公道，才原谅父亲。母亲去世后，这种画面彻底消失了，父亲常常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盯着电视发呆，发现他独自“消化”电视上的“新闻”有些“力不从心”，我们回家就陪他看新闻。

陪父亲看《新闻联播》《地方新闻》时，不仅要解释科技新闻，探讨国家大事、花絮新闻和身边新闻，往往对一个新闻事件，若“英雄所见略同”，父亲便露出笑脸，假如“解说”不清，父亲也不像以前那样生闷气，弟弟说老爸活得通透了；有时看“变化”方面的新闻，静静聆听父亲的“一己之见”，他结合亲身经历讲解，加深了我们对祖国的崇拜……

现如今，年近九旬的父亲视力、听力和记忆力愈发不济，为看清字幕，他常常蹲下身子凑近电视机；有时一遍看后记不住，晚上就重炒“剩饭”。我教会父亲操作回看电视新闻节目，他几乎每天都补看遗漏和忘记的新闻。对全球热点、国家大事、身边新鲜事等的新闻关注，父亲表现得像庄稼吮吸大地母亲的乳汁一般，恬淡安然不疾不徐……

那些备战高考的岁月

刘小兵

十年寒窗磨一剑，今朝出鞘试锋芒。看到一批批高三学子走进高考考场，参加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次选拔考试，时光仿佛瞬间又回到那热血沸腾备战高考的日子里，那些历历在目的往事，总是让我魂牵梦萦，至今想来，都倍感温馨。

18岁那年的夏季，我和同学们进入到紧张的高考冲刺阶段。

学校为了全面提高升学率，不仅要求我们白天正常上课，晚上也规定了两个小时的晚自习时间。每天除了老师例行的讲课复习外，剩下的时间基本上就是考试和做题目，每个人桌上各种复习题集、参考资料堆得像小山似的。每晚结束了晚自习，疲惫地回到家，放下书包，又一头扎进书堆里，挑灯夜战，做着一套又一套的试卷，解着一道又一道的问题。

母亲看我这么辛苦努力，除了给我买来牛奶、麦乳精等保健营养品外，还找来偏方，把黄豆磨成粉，拌上红糖和芝麻混在一起，每晚用开水冲成糊状，送到我的桌前。吃了母亲的偏方，我精力特别旺盛，晚上学到很晚，竟不觉得累。更让人高兴的是，我在随后的预考中，以班上第三名、年级第十名的成绩，进入了学校圈定的重点培养对象。

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到了高考的日子。7月7日这天，母亲一大早就起来了，给我煮了两个鸡蛋，嘱我吃过早餐后带在路上吃。早餐后，父亲陪着我一起来到了学校，临进校门的那一刻，父亲重重地拍着我的肩膀对我

说：“别紧张，一定要看清题目后再做，做完后要多检查几遍……”然而，我一走进考场，就觉得头昏脑涨，心跳加快，呼吸紧张，望着手中的试卷，大脑里一片空白。一些原来做过的题目，竟找不到解题思路；一些原本很容易的基本概念，此刻在我的心中也变得模棱两可起来。三天考下来，我如坠谷底。结果可想而知，我落榜了！

得知消息，我一个人躲在自己的房里大哭起来，觉得对不起老师、同学对我的期望，更对不起母亲每晚为我冲牛奶、熬黄豆芝麻糊的关爱。那一晚，母亲轻声地敲开了我的房门，把班主任老师和我要好的几个同学带进了我的房里，大家鼓励我要振作起来。至今，母亲当年的那句话，还如雷贯耳，让我感动：“儿子，就是砸锅卖铁，妈妈也要供你读上大学！”

那一年，我复读了，比以往更勤奋了。同时，还有意识地加强体育锻炼，每天清早围着学校操场跑上几圈后，再记单词、背语法。母亲也依然每晚为我端来牛奶和黄豆芝麻糊。随后，在那个万人翘首以盼的七月，我平静从容地再次走进考场，靠着出色的发挥，最终被省里一所重点大学录取。

时光悠悠，岁月走远，回眸多年前那段刻苦攻读的日子，不禁感慨万千。高考，不仅是人生的竞技场，更洋溢着真挚浓烈的亲情、友情。正是这些无微不至的关爱，给了我向上的力量，通过自身不懈的奋斗，进而迈进了大学的门槛。感谢岁月的馈赠，感谢人世间那些最无私的爱。

生活

藏在冰淇淋里的岁月

苏阅涵

冰淇淋这东西，说起来也奇怪，明明是冰的，却能让人心里暖洋洋的。不像那些需要复杂工艺、精巧摆盘的甜品，冰淇淋从来不装腔作势，它就是那么简单直接地甜到你心里去。

小时候对冰淇淋的记忆，总是和夏天的午后联系在一起。那会儿没有什么哈根达斯，也没有网红雪糕店，就是街头巷尾推着小车叫卖的老爷爷。“冰淇淋——凉快的冰淇淋——”那声音拖得老长，在闷热的空气里飘荡，像一阵清风。听到这声音，小孩子们都会从各个角落里钻出来，手里攥着皱巴巴的一块钱，眼巴巴地围在小车旁边。

那小车也简陋得很，白铁皮做的保温箱，里面放着干冰，冒着白气。老爷爷掀开盖子，白雾腾地冒出来，把大家都笼罩在里面。这时候，你什么都看不清，只能听见老爷爷问：“要什么味的？”小孩子们在雾里比画着：“草莓的！”“我要那个有果仁的！”

最经典的当然是老冰棍，五毛钱一根，白色的，甜腻腻的，咬一口嘎嘣脆。还有绿豆雪糕，绿莹莹的，里面还能咬到真正的绿豆粒。最奢侈的是那种三色杯，草莓、香草、巧克力三种颜色叠在一起，用小木勺挖着吃，那感觉就像是在吃彩虹。

长大一些，开始懂得什么叫“情调”和“品味”。哈根达斯的小盒装，还有那些动不动就要排队两小时的网红店。包装越来越精美，价格越来越昂贵，拍照越来越好看。可是说实话，那种纯粹的快乐，却渐渐少了。

倒是有一次在胡同里，遇到一个推着三轮车卖手工冰淇淋的大叔，让我想起了小时候。大叔的三轮车改装过，前面是个小冰柜，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各种口味的冰淇淋。不是工厂流水线生产的那种，是他自己在家做的，用的都是最简单的材料：牛奶、鸡蛋、糖，还有各种新鲜水果。

“老板，有什么口味的？”我问。

大叔笑了笑，掀开冰柜盖子，一股凉气扑面而来：“芒果的，草莓的，还有香草的。今天新做的还有抹茶的，你试试？”

他给我挖了一勺抹茶冰淇淋，绿得很自然，不像店里那种绿得发亮的。舔一口，苦苦甜甜的，奶香浓郁，还带着一点抹茶的青涩味。这才是真正的味道，没有任何添加剂的掩饰，就是纯粹的好。

“怎么想起来自己做冰淇淋的？”我一边吃一边问。

大叔一边给别的客人装冰淇淋一边说：“以前在工厂上班，下岗了。寻思着做点什么，想起小时候我妈给我做过冰淇淋，就是把牛奶煮开，放点糖，冻起来。我就琢磨着，能不能做得更好吃一点。”

后来我想，冰淇淋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简单的快乐了。它不需要复杂的制作工艺，不需要高深的品鉴知识，不需要特殊的场合和仪式感。你想吃的时候，随时都可以有一个。

有时候和朋友一起吃冰淇淋，总是要分享。“你尝尝我这个草莓的！”“我这个巧克力的也不错！”然后大家你一口我一口，把各种口味都尝遍了。那种分享的快乐，比独自享受一整个冰淇淋要有趣得多。

冰淇淋店里，经常能看到情侣坐在一起，用一根勺子吃一个圣代。女生咬着勺子想事情的时候，男生就在旁边笑眯眯地看着。或者是一家三口，小孩子手里拿着甜筒，脸上糊得到处都是，爸爸妈妈在旁边又好气又好笑地帮他擦。

这样想来，冰淇淋不只是一种食物，更像是一种生活态度：简单、直接、充满善意。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，保持一颗如冰淇淋般纯真甜蜜的心，或许就是最好的生活方式了。

